



西窗砚话

俞飞鹏 著
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西窗砚话

俞飞鹏 著

《西窗砚话》，作者最新推出的一本砚著。

该书由古砚开篇，梳理、剖析十二峰陶砚，论述箕形砚，解读螭形砚，别样道来端、歙等名砚。书中，你可以读到鲜活的陈端友、顾二娘。砚的相石设计和雕刻技艺，写得全面、专业、深入、具体，其间感悟心得可谓当代砚著中之别有。藏砚与心旅二章，谈砚又不仅在砚，观点、思路清晰，路径、角度鲜明。

该书寓文化，砚理，艺术，情怀，品位，思想于其中，读来深入浅出，别有意味，余音绕梁，耐人寻味。
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窗砚话/俞飞鹏著. —北京: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140-1031-2

I. ①西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石砚—介绍—中国

IV. ①TS951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57285号

出 版 人: 陈高潮

责任编辑: 张 恬

装帧设计: 印 华

责任印制: 宋朝晖

西窗砚话

俞飞鹏 著

出 版	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发 行	北京美联京工图书有限公司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18号 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基地先导区
邮 编	100124
电 话	(010) 84255105 (总编室) (010) 64283630 (编辑室) (010) 64280045 (发 行)
传 真	(010) 64280045/84255105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4.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3000
书 号	ISBN 978-7-5140-1031-2
定 价	6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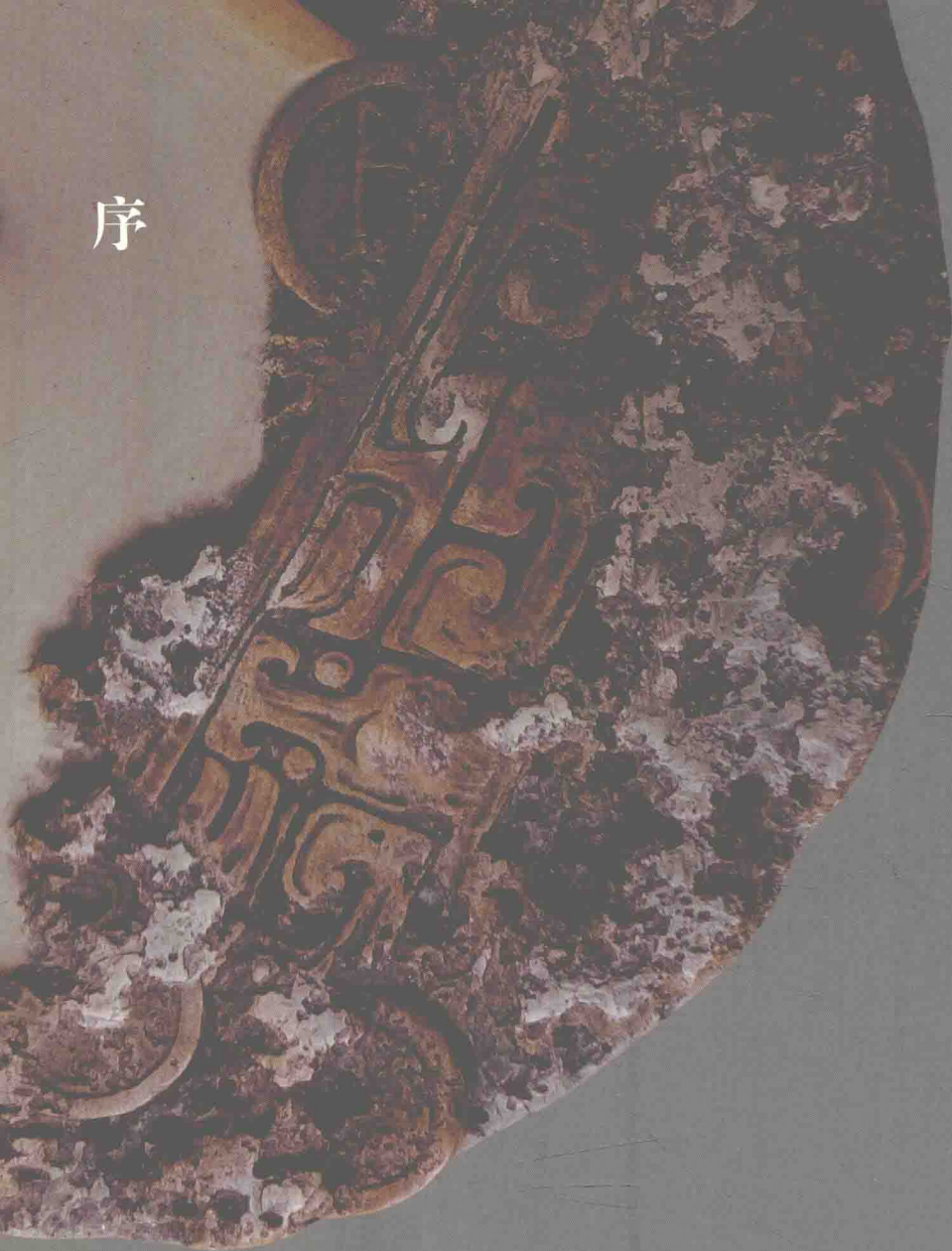


俞飞鹏，当代砚雕家。制砚随石赋形，姿态横生，领异标新，气象别开。有作品《皇宋元宝》《青铜时代》《石头遗迹》《太古清音》等名于砚林。幽砚，藏于中国天津艺术博物馆。已出版《砚林煮酒》《砚林笔记》《砚谈》《歙砚，吴楚清音》《亘却砚的鉴别与欣赏》《中国当代名家砚作集》六部砚著。

现为全国传统工艺师文房四宝行业评委，中华传统工艺特级大师，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顾问，攀枝花砚文化研究所所长。



序



俞飞鹏先生《西窗砚话》即将出版，寄来文稿，邀我写序。

我结识飞鹏于攀枝花中国苴却砚博物馆开馆典礼活动上。其名早有耳闻，也欣赏过他的一些砚雕作品。传说他非常“孤傲”，是一个“怪才”，经梁佩阳、米军等好友约聚，我们之间有了一次“神聊”。飞鹏给我的印象，并无旁人所传之“孤傲”，反有晶莹剔透之才华。尤其是他对砚文化的理解，饱含自己的思考，让我肃然起敬。

当今时代，从艺者大都不能坚守静气。社会的浮躁直接催生凡人内心的躁动，文化产品大都粗制滥造，文化人大都急功近利，真正潜心坚守、德艺双修者实属难能可贵。

飞鹏几十年潜心钻研砚雕技术，做到了形而下的技艺纯熟。他的砚雕作品精致细腻，吸收南北刀法，用刀如用笔，苍穆古拙，奠定了自己的砚雕风格。他已出版的《砚林煮酒》《砚林笔记》《砚谈》《歙砚，吴楚清音》《苴却砚的鉴别与欣赏》《中国当代名家砚作集》六部砚著，确定了他在砚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地位。

古人云，“士先器识而文艺”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飞鹏是一个有实践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的双料砚雕艺术家。此次出版的《西窗砚话》，文脉清晰，文风优雅，既有对砚雕实践的躬行探索，又有对砚文化艺术的深层思考，尤其是其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，开创了砚文化研究的新路子，真可谓“心中有千秋，笔底洒风云”。

艺道千秋，非虔诚求索者不能达之。飞鹏的成功，取决于他几十年的勤奋努力和执着追求。《西窗砚话》最后一章谈到关于大师的问题。诸多观点我也赞同。现在许多行业都在评大师，可谓“大师巨匠满天飞，虫也成龙，猪也成象”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大师不是评出来的，而是历史筛选出来的。只有那些能站在中华文化历史的巅峰，引领时代发展的有突出贡献的人，方可称为大师。所以，归于大道，守正创新，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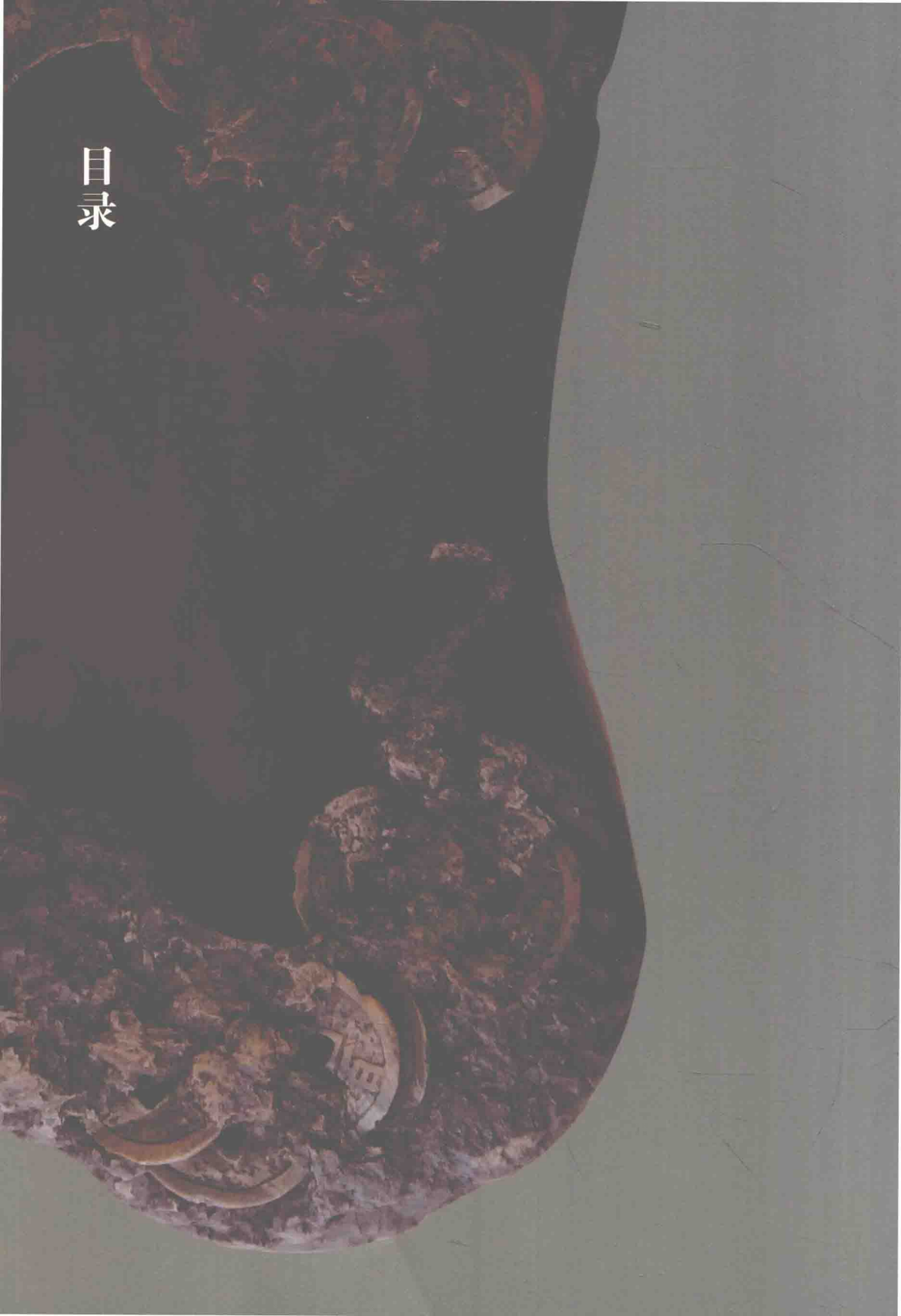
在新书出版之际，谨此为序，顺致祝贺。

温寒石

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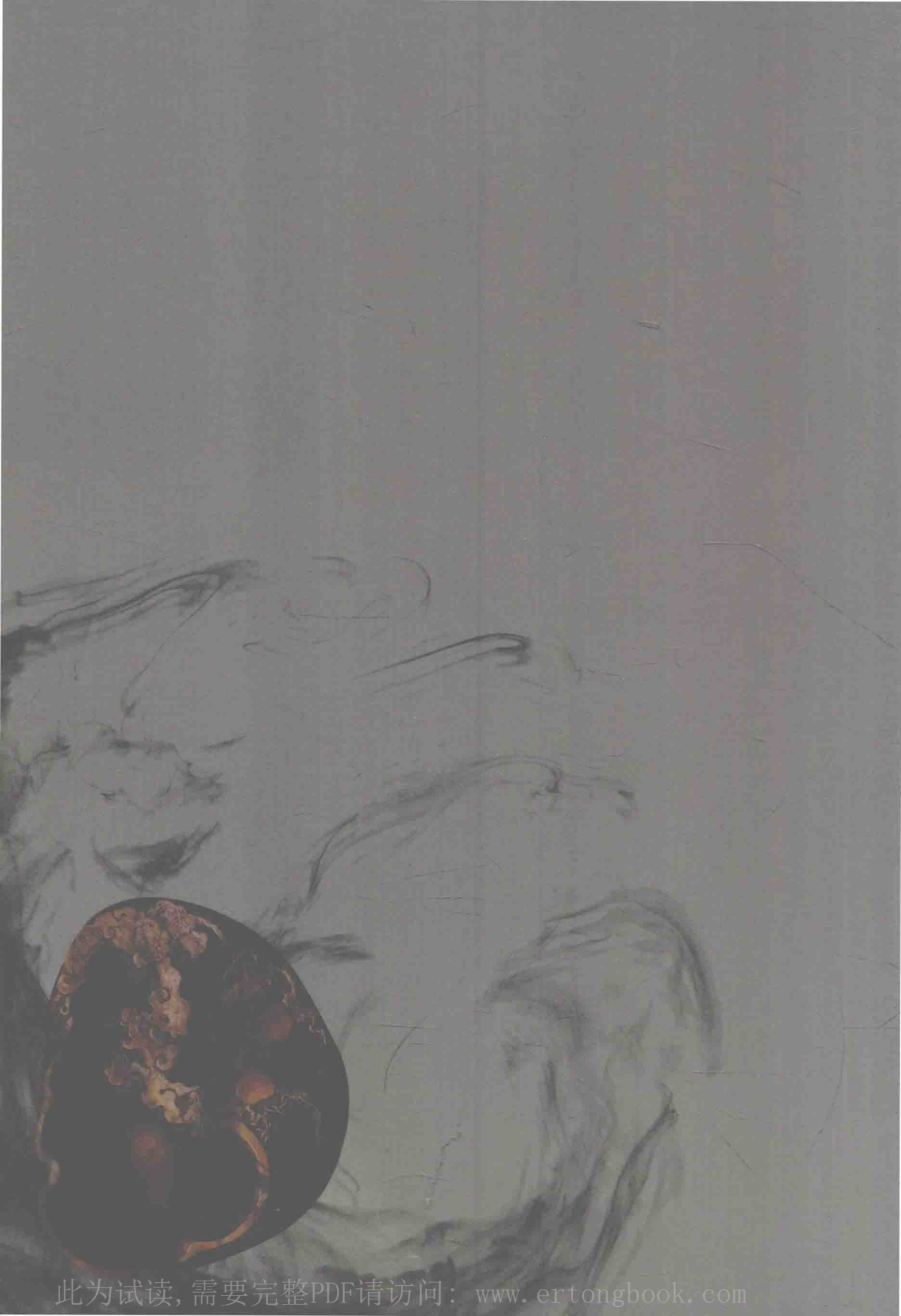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引语

走过院墙，又见一铺有石板地的老巷。石板或淡青或褐色，一块块蜿蜒在巷里。一抹斜阳，斜斜照在石板地上。砌有厚青石的墙脚边的青苔，还有巷里半现在天空中的细碎的绿叶，一时都亮闪在那抹斜阳里。

斜阳下的巷陌，清冷，安静。我站在那，看了看遥遥在望的龙尾山，继续着一个人的砚旅。



古砚

以今人的眼光审视抄手砚为代表的宋砚，看那一方方见方见圆的砚，的确是对称了，严谨了，格律了，规范了。按理，此后的明砚、清砚可以这样一直固化下去。但是，螭形砚来了。

一、气氛与十二峰陶砚

十二峰陶砚，一方非石质的古砚。

陶砚，由陶泥到成砚，一般地说，需经由滤选、和揉、团捣，造型、雕捏、塑刻、晾放，最后通过高温烧制而成。远在汉、晋，除了手工泥制砚，聪明的古人已发明另一方式，即通过轮式制作或模具填泥压制，批量化出产陶砚。

十二峰陶砚，一方怪异的砚。它的怪异，是一眼看去不怎么像砚。那么多的峰峦，直立、高耸在一个平面上，看那形制状态，更像是用作焚香祭祀的炉具。做一砚，需要做得这么挖空心思神妙莫测吗？可是，它俨然是砚，那砚上专门开有注水的入口，辟有便利研墨的砚堂，挖有能够贮墨的砚池。

此砚，长18.5厘米，宽21.5厘米。真是不量不知道，一量吓一跳。如此小巧的长度、宽度，实在让人不敢相信，这是十二峰陶砚的尺寸。再有的是十二峰陶砚的高度，此砚带有三个砚足，通高17.9厘米。这是古砚中鲜有的一个高度，放在今天也可谓罕见。

砚，正面看去，呈前高后低之态。十二座山峰，呼应着相拥着合围在砚里。峰，按内外分，可分为两层。内层，左中右共立三峰，称内三峰。外层，左中右各有三峰，合九峰，称外九峰。此砚的砚池，开在外峰与内峰之间。此砚的内三峰，雕刻一龙头，左峰与右峰下各雕一负山的人。而雕刻龙头的中峰背后，还开有注水口，用以研墨的水，可由此注入，经龙头流出，流淌在砚面上。

砚上的雕刻，或是一味横刻，或是竖式线刻。横刻，主要用在砚足上，叠加、重复式雕刻，让砚足呈叠垒状，如石片层叠垒起。矗立、错落的山峰，多是竖刻，手法单一单调，刻痕潦草，甚至草

率，想在这峰上刻几条竖纹，刻上就是，想在另一峰上添加几笔，添上就算。如此涂抹，说是一个百无聊赖、无所事事者的即兴所为，亦不为过。

雕工，不见精心精致；刻画，看不到刻出了什么，如何别样。那么，十二峰陶砚，何以耐人寻味呢？

第一，是砚足的作用。足，让此砚显得高大、特立，具一份别来的恢宏气象。足，亦让此砚卓然见别于他砚。

第二，是十二峰的布列。砚中的十二峰，按层分为内层和外层，按观感分，它的布列是三组合一式。三组之中，一组在中间，两边各一组。这样的分法，近乎平分、等分、对称，可就是这样分出的峰，看起来不仅不觉得单调刻板，且还能得自然，见错落，蕴妙趣，充溢奇趣。这，应是此砚的绝不凡常了。

第三，是谜一般的构成。这方砚，除了高耸的十二峰，砚中还刻有负山的两人，雕刻神妙莫测的龙。这些几无关联的妙怪，神奇地构筑在一砚里。人，不知因何负山？龙，不解因何神现？或由于这些，此砚予人以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之感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。

此外，是气氛。

气氛之于砚，一直以来鲜见涉及。气氛，是一方砚予人的整体氛围。气氛有俗有雅，或浓或淡，各有情形，各具妙曼。气氛，或多或少存在于砚中，只不过，不同的砚，由于刻砚人的禀赋不一，气质迥异，因此气氛的营造、影响各有不同罢了。

此砚，有说是唐出，有说是汉制。或由于享有“砚中之孤品，文房之至宝”美誉，这方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砚，长久以来名播中外，影响深远。



十二峰陶砚

二、唐砚，箕形

看过一唐砚。那砚，主体如圆柱，整体高而不扁，砚侧开有一口，略一看，像明清时代的一个铁罐。至于砚的池、堂、边，在砚上，一概看不到什么。时至今日，一想到那砚，我仍是一头雾水，晕。

上手过的砚，有一方，瓷质、圆形。砚侧如鼓一般凸出，砌柱，砚面环渠。

唐砚，以质地说，一是多泥质砚，二是多瓷质砚，三是有石质砚。

泥质或瓷质砚，圆形、带足的居多。其中青瓷砚，在江西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等地均有见。这些砚，有的用轮盘制作，一批批出产，有的制一模具，将和好的泥压入成砚。当时，澄泥砚的

春江





宝蟾图

主产区域，一在河南虢州，一在山东青州，一在山西绛州。此外，陕西一带也出产。

端石、歙石先后出现在唐代，这是石质砚的发端，更是唐代砚制的闪亮之点。相比可以量产的制作工艺相对成熟的泥砚、瓷质砚，石出广东肇庆斧柯的端砚和江西婺源龙尾的歙砚，其时，砚该如何刻，怎么制，几无概念。一来无这方面的工匠，二是没有制砚的工具，三是采石艰辛，雕刻困难。即便，一方方石质砚，好不容易刻出，可是，要运到外地难，所以，这一时期的石质砚，以影响论，最多也是略具而已。

说到唐砚，有一砚式不能不说，它就是箕形砚。

箕形砚的质地，有泥质，也有石质。

以箕形入砚，有说源起于风字砚。箕形砚上收下扬，形如风字，乍一看，似乎是那么回事，可是，箕形砚之前的风字砚，又是怎样的一个由头起始，缘来缘往？

关于箕形砚的起源，还有一说出自宋代的米芾。米芾认为，箕形砚是晋时就已出现的凤凰池砚。这样的砚，早在南北朝时已较为流行。

箕形砚，大体如竹子编织的簸箕。它的特点是砚额处内敛，砚后部奔放，整体看起来如“风”字。箕形砚的砚额，有见方的方头额，也有圆弧形的圆头额。箕形砚，前端以箕肚着地为足，后部两足支起箕身。砚整体后略高于前。

通常地看，砚的要素在有池，见堂，具边。箕形砚，开有明显的砚边，有可以用来研磨的砚堂，但是尚无明确、独立的砚池。

以存世的箕形砚说，箕形砚，有的长度在10~12厘米，有的在15厘米左右，还有的在17~18厘米。箕形砚，颇有意思的是厚度。它的厚度多是在3厘米上下。须知，这个3厘米，是后世砚乃至当代制砚一直习见的一个厚度。

相比其他唐砚，箕形砚之所以不能不说，重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是箕形砚砚足的变化。唐砚，带足是一常态，有的砚具三足，有的是围成一圈的多足、圈足。箕形砚，以箕肚着地作足，箕肚是肚亦是砚身。以砚身作足，这是制砚由有足、多足到逐渐去足的一个有意识的变化。第二，是箕形砚呈现的美感。之前的砚，因为重实用，砚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线韵之美。箕形砚，外形出现了或刚直或柔美的线，整体已具见方见圆、柔和舒展的美感。第三，是作为砚的器形。砚是器用之物，但是作为器，之前的砚，多是溜圆一式，在形态和长、宽、高度上，不具独立的个性。箕形砚，已具属于自己的相貌。

箕形砚可以一手端提，从后世砚的宋抄上，我们隐隐然可以看到箕形砚的身影。

由唐箕到宋抄，砚从踉跄的粗放、大略，行到了具尺度，见规范的宋代，之后，由先前的以素式工艺砚为主步入精工精微的明、清花式砚雕刻。